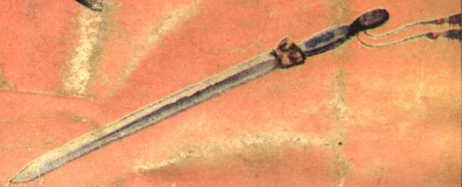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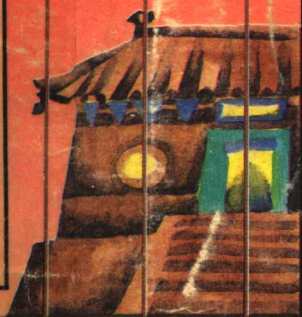


白羽著

青衫豪俠

宮白羽武俠小說全集



白羽著

青衫豪俠

宮白羽武俠小說全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 新登字 2 号

封面设计: 雪 子

封面画: 张向农

责任编辑: 张秉正

官白羽武侠小说全集

青衫豪侠

官白羽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丹东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75 字数: 182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丹东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册

*

ISBN 7-5378-0827-9

I·805 定价: 5.80元

内容简介

豪奴逼债，周老茂险遭不测，路见不平，任和甫仗义解危；地穴荒亭，青衫客行踪诡谲，将军府第，粉骷髅劫富行侠。

旧年除夕，京郊密云县于将军府第来了三位不速之客，自称京城兵乱，祸延家门，遵于将军密嘱，来此避难。于府上下深信不疑，妥为安置。谁知茫茫雪夜，祸起萧墙，将军府被一群青衫豪客里应外合，洗劫一空。临走留柬一封，并遗绣有粉骷髅标记的黑绢一块。正当于府一片混乱，难测贼踪之际，年前赴京的于将军却翩然而归，与他相偕的，是京城鼎鼎大名的侦探邵剑平……

出版说明

在我国，武侠小说的创作和阅读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文化现象，现代武侠小说大家宫白羽的创作成果，无疑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份珍贵遗产，为了做好这项文化积累工作，我社在宫白羽先生的后人宫以仁先生大力协助下，整理并出版了这套全集。

宫白羽（1899—1966），原名宫竹心，1938年始用“白羽”笔名撰写武侠小说。

白羽是“五四”以来将新文艺思想引入武侠小说创作的有代表性的作家，几十年来海内外不断重印白羽著作，许多学者汇集白羽武侠小说书目多列为23种或24种。经我社与宫以仁先生搜集、考证，认为有22种出自白羽手笔，其余则系同书异名。各种书目中又遗漏了白羽最后一部武侠小说《绿林豪杰传》（1955年）。

《宫白羽武侠小说全集》，经过很大努力，已经搜集全了国内目前能够找到的白羽创作的武侠小说。其中8部为字数较少的中篇作品，在编辑本全集时，每两部合为一集，故本

出版说明

全集共 23 册。需要指出的是：《秘谷侠隐》一书，虽然目前只有上半部，且又残缺，但为了不致有遗珠之憾，仍然收入全集，以便于学者、读者研究鉴赏。

在全集编辑出版的过程中，一直得到宫以仁先生的大力支持，谨表谢忱。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2 年 3 月

凡 例

一、本全集包括白羽 1927 年至 1955 年创作的武侠小说 22 部 23 册。

二、本全集的作品均按当年出版时的原貌排版，不作任何删节。对原版中的错字、漏字、衍文、标点作了订正，原著不分段者，为方便读者，适当分段。

三、本全集各书收入原著中作者的自序、题词、叙略、后记。

四、本全集有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而缺遗，为了故事的完整，由宫以仁凭记忆，并根据白羽生前构思，补写简略情节。补写之处，均加以说明。

编辑说明

据考证,《青衫豪侠》一书是白羽创作的第一部武侠小说。1927年始在张恨水主编的北京《世界日报》副刊以《粉骷髅》的题目刊出两章,继在1931年吴云心主编的天津《益世晚报》载完。全书共十三章,前六章曾以《青林七侠》的书名由天津正大书局于1942年出版,后七章以《粉骷髅》书名,亦由天津正大书局印行。1947年6月,上海协和书店合《青林七侠》与《粉骷髅》二书为一集,取名《青衫豪侠》出版。这部书在报纸连载时,还曾用过《白刃青衫》的题名。现已查到的版本,有1941年正华出版部出版的《青林七侠》卷一,1942年出版的《粉骷髅》全三册,1947年6月上海协和书店出版发行的《青衫豪侠》全册。

此次出版,即是根据1947年6月上海协和书店出版发行的《青衫豪侠》(全册)校订的。

目 录

第 一 章	度年关豪奴昧良讨义债 探雪路侠士怜贫解行囊	1
第 二 章	兵过半城空拴儿抛母 风吹宵窗动拔箭得财	15
第 三 章	客窗见冥镗魂惊羁旅 荒亭埋地穴寄顿侠踪	31
第 四 章	信道燕覆巢宿留佳丽 惊传鬼瞰室盗劫善人	51
第 五 章	捉弩弹铅挺身急主难 游刃穿齧到手失掌珍	68
第 六 章	张虚势队官诬良拼盗去 辨伪书宅主勘贼邀探来	76

目 录

第七章	穷林失路孤雁触机关 探阱救人联骑试身手	99
第八章	突围比武一士战车轮 破窗增援双豪捉糖罐	118
第九章	战群雄图穷匕首见 援困兽纸包烟弹来	143
第十章	留别书西宾试为贼 卖金丹边城阻盗宝	167
第十一章	众怒难干联庄会打鬼 长途遇阻考古团闯山	191
第十二章	朔漠救同俦青衫一现 荒山思纵虎和议三章	210
第十三章	妙手劫行车恃才殒命 金坟埋奇宝贻祸贪人	224

度年关豪奴昧良讨义债 探雪路侠士怜贫解行囊

冀北密云县，南通旧京，北连北口，地势崇高险要，四面衔山带水，在平时本是出塞的要道，行军出征的必经之路。有一年密云县城，刚刚逃出兵燹，洗净血腥，转眼之间，进了旧历腊月，到得腊月二十三。糖瓜祭灶之后，看看年关已经直拢在面前。忽然天公不作美，山风大作，阴云密集，一霎时鹅毛纷飞，雪大如掌，洒落得满城皆白，天气愈变冷冽。一直到腊月二十六这天，风势稍煞，雪还未住，时停时下，弄得家家屋顶，压起尺许厚的积雪，风一吹便簌簌的整块跌下来。虽然如此，到底阻不住新年来到。城里官民绅商，一家家趁雪光里，忙着办年货，送年礼，讨年帐。小孩们手冻得红红的，还是欢天喜地，穿新衣，放花炮。不管他天有不测风云，人还是得乐且乐，扫雪迎神；街市上顿形热闹，和天气正大相反，独有北关僻巷，周老茂家，不为新年所动，屋里冷冷清清，没有一点以为卒岁光景的乐。

周老茂家，住的是大杂院，老夫妻俩，靠外院租住两间

南房。这周老茂家贫年老，转年便是五十七岁。他妻田氏，白发婆婆，年纪只比他小四岁。不幸他家遭了一场祸，现在新年切近，家中一点办法没有。莫说年货无从措办，年帐没法搪塞，便是这几天嚼谷，也正毫无着落。你说怎不焦急？二十六这天田氏清早起来，看看天气，雪还下着，心里十分作难，找邻舍东拼西凑，好容易把火生着，烧了一壶开水，把丈夫叫了起来。两口子也不洗脸，一气喝了半壶开水，这才觉着心里有点暖气。周老茂沉吟一回，叹口气说：“拿出来罢。”田氏爬到炕里，拿出一个早先包好的包裹，周老茂慢慢站起，右手拄上一条木棍，左手接过那包裹，夹着朝外就走。屋门开处，呼地一声，连风带雪刮进来；老夫妇不禁一齐缩脖，倒抽口凉气。周老茂忙弯回左手，张着袖口，堵住了嘴，低头紧行几步去了。

这里田氏瞧着丈夫的背影，点点头，又叹口气，便关上房门，坐在火炉旁边，怔怔的发闷。一时听见北风阵阵吹来，把雪花卷起，打得窗纸沙沙作声。一时又听见隔壁爆竹乱响，明知是孩子们淘气。却想到今天，邻们家家户户，欢天喜地预备过年，独有自家这般清风冷落，连午饭还没安排。更回想前年此日，家里有人有财，虽非富贵，却不愁吃。安份度日，何等自在？哪料刚两年光景，家境一变，好好一个独生儿子，也知养家，也能挣钱，却只经过半日噩梦，从此抛下爷娘，一去不回了，害得人亡家败。人生最怕老来贫，何况又是暮年失子？那种苦处，怎堪寻味？田氏思前想后，一股冤怨之气，兜上心来，恨不纵声痛哭一场。转想院邻很多，新年谁家没个忌讳，倒惹得他们撇嘴假劝。寻思着只好咬牙忍住，那眼泪便越发滚下腮来。

正伤心处，忽听屋外，雪踏得吱吱响，跟着有人推门。田氏当是丈夫回来，抬头看时，却是里院西屋邻舍，马三奶奶的儿子，卖红薯的二海，闯进门来，一面抖雪，一面说：“好大雪。您瞧我刚打里院出来，就落了这一身。大妈吃了饭啦？”田氏道：“没有。”二海道：“我们也没有吃，年根底下闹起天气来，也没做买卖。真要命！刚才我妈说，叫我问问您，那五斤红薯钱，您要是方便，先借给我们用用。”说着拿眼转了一圈，坐下问道：“大爷呢？”田氏红了脸，虚声下气答道：“他当当去了。回头当了钱来，先给你对付一点。大雪天又劳动你一趟。”二海噘着嘴道：“您可别忘了，大年下谁不紧。”磨翻一回走了。接着又来了一伙，铺伙亲友都有，全是立刻要清帐的。田氏舌敝唇焦，才一阵阵搪过去，临走还叮咛了后会。

田氏此时倒也顾不得伤心，只盼老茂快回来。谁知火炉连添了两次煤，饿得她饥肠雷鸣，还不见当当回头，看看天色渐昏，田氏着起急来，心想当物不收，这时也该回家。只恐老茂上了年纪，在雪地滑倒不是顽的。一个人落在屋里，只觉没抓没搔，便站起身，到街门口望看，但见雪漫径路，足有一尺多深，鹅毛纷飞，满目皆白。来来往往，不少行人，只不见老茂踪影。当不得寒气砭骨，一时又转回家中，出出进进，一连几次，早到掌灯时分。那马家二海，也来催过两趟。

田氏越发心慌，隐隐觉着心口作痛，嘴吐酸水。正盘算到邻舍破脸，好歹吃口东西，借只灯笼去迎。忽听门外，踏雪声里，有人说话，一个说：“任先生，就是这里。”又一个应道：“哦，这是两间房，您先进去招呼一声。”听那口腔，先说话的好像是他丈夫老茂。后面答话的，却听不出是谁。田

氏一块石头落地，连忙上前开门，口里抱怨道：“老爷子，天到这时候，你怎么？……”说着豁的一声，屋门大开，跟着田氏一侧身，哎哟一声，只见周老茂拄着拐杖，夹着包裹，同那姓任的一步一步走进来。借灯光看时，见他丈夫老茂，不但浑身满是泥雪，而且满脸凝着血；黑一块红一块，用一块毛手巾，连鼻带腮包着。那毛巾上，也是斑斑点点渍着血痕，已是凝冻了。田氏吃了一惊，忙细看周身，一件破棉袍，一顶破皮帽，也是白一片黑一片，连泥带雪，沾了许多，好像在雪地翻了六、七个滚似的。

田氏不由哎哟一声，也顾不得来客，扯住老茂的衣袖，叫道：“老爷子，你这是怎么了？可是摔的么？”老茂道：“咳，别提了，差点没死在外头。多亏这位先生。……”说着放下东西，殷殷勤勤的掸雪逊坐。田氏站在一旁纳闷，上下打量那人，见他面生得很，是个外路人，看年纪不过三旬，身材不高，体质不胖，鼻直口大，面色微黑。左眉心生着一个黑痣，满脸风尘劳瘁之色。再看气派穿戴，介在贫富之间，披一件贵重黑大氅，袖口却磨得绒秃了，倒戴着一顶貂皮帽，像是个大家公子，落了魄的。

正猜不出时，一眼瞥着坑上放的那个包，原封未动，上面沾了好些泥，田氏心想从一清早出去，又挟回来，一定没当着钱；自己整饿了一天，怎好？心中一阵暗急，凑到老茂面前，看了看头上那伤，悄声问道：“你到底是怎么啦？这么晚回来，怎么连当也没当呢？”老茂喘息一回说道：“你别乱，我先引见引见！”指着田氏对那人说：“这是我们孩子他妈。”又对田氏说：“这位是咱们的大恩人，任和甫先生。”田氏愣头愣脑，拜了一拜。

老茂又道：“你还提当当呢，我差点教李三爷打杀。要不是任先生，搭救这一步，这工夫还不知我是死是活呢。任先生，我们这对老业障，没有别的报答你，您就擎受我们老两口子一对头吧。”说着站起来，一拉田氏道：“还不给恩人磕头。”田氏脸红耳赤，不知怎么着好。却见老茂已经颤颤巍巍，弯身跪下了，自己赶紧也随着跪在地上。任和甫连说：“使不得。”哪里拦得住，只得陪礼搀扶。

周老茂一连磕了几个头，才同田氏站起来，面对着炕，从身上往外掏东西。因为手冻僵了，掏了半晌，才摸出两块钱一包铜元，一齐交给田氏。催她快去烦哪位街坊，上街买煤添火，打点吃食，田氏忍不住又要追问；只见风门一响，闯进一个人来，忙道：“大爷，我替你买去。”田氏忙回头看时，又是来讨红薯帐的二海。便将应买的煤火酒食之类，一样样都托付了他。那五斤红薯，也教他扣下，二海欢喜去了，不多时都买来。老茂便催田氏添火坐锅，赶快打点。不想田氏为人就是沉不住气，老茂白天遇着甚么事情，何以没当着当，反闹得头破血出，又何以凭空领来这么一个恩人，她心中纳闷，好比塞下一个闷葫芦。倘不问明，实在要憋破肚皮的。她忙了一回，走到外屋，掀起布帘子，只冲老茂摆手努嘴。老茂偏又陪着恩人讲话，只不理睬。她便挤眼歪嘴越来越得劲，倒惹得任和甫笑了。老茂没法，只得踱出去，对田氏草草说了一遍。

原来腊月二十六那天晚上，周老茂夫妻左思右想，没法子过年。当夜商量着，田氏说先当一票暂度目前，倒是老茂说，零碎帐脱不过去。教田氏翻包袱，找了两件夹衣衫，估量当不出钱来，又将儿子的一件棉袍也添上，老夫妻睹物思

人，又是一阵心酸。次日清早，老茂夹着这包衣裳上街，一路上雪大风紧，鼻尖冻得通红。地下又滑，风打着脚下很觉吃力。好容易走到仁和巷，当当的人很拥挤。候了一会，把当头递上去。偏这四五件衣裳，在平时可写一二两银子的，赶上这年成不好，又是年底，争竞几次，只写五钱，连七钱二分也凑不到。老茂垂头丧气，又奔东街和丰当。正走间，对面猛有一个人，拦住去路叫老茂。

抬头看时，这人穿着烁新的马褂皮袍，袍襟上却油了一块。年约三旬，身体矮胖，面色黑色。这个人街面上都叫他李三爷，是密云县富绅，“将军府”将军于善人家的转角亲戚，现在于宅帐房帮忙，他这人外表生得愚蠢，却有一肚皮把戏。可惜生来口吃，越急越说不出话来。闲常背着于善人，也赌也嫖，也玩也乐，又唱得一口好二簧。一样作怪，唱起来时，字正腔圆，顺顺溜溜，一点不结巴，以此常哄得于宅少爷们欢喜。教他唱王三姐，他就“在寒窑”。教他装窦尔敦，他就“小子们与爷寨啦门的掩”，这样他便有了饭吃。昨年于善人借给老茂二十块钱，他是晓得的，这天他吃了几盅酒，从于宅出来，恰好在东街和老茂碰见，便一声叫住。

老茂刚要打招呼，李三已然走到面前，一张嘴酒气熏人，大模大样，拍着老茂说：“老茂，哪儿去。”老茂忙道：“就到前边，三爷上哪儿？”李三道：“找我么，巧极了，正打算找你去，现在省得上你家跑了。”老茂怔道：“您找我有甚事呢？”李三扬着脸儿说：“我说老茂，这还用问么，你自己还不晓得？就是你该的那二十块钱。……”说到这里咳了半晌，索性不往下说了。扯着老茂，走到祥顺店门洞里，躲避风雪。接着说道：“昨昨儿晌午，我们舍亲，到年底了，一查帐，查

查到您，他他就说，日子不少了，教你赶快给给归上。对不对？……大年底下。谁谁不清帐。横竖你早打点好了，所以没没派人来。就由我走一趟，把那二十块钱，给我，带回去，得了。”

老茂听了，轰地一声，如打一个焦雷。原来这度年关，他当真没想到于善人家，会打发人来讨债。本来于家在本县是财主，又是出了名的善士。况这二十块钱，又与寻常借贷不同，实是于善人赶着借给的；也不打利，也不限期，只立了一张字据，连中保都没有。这时忽然催下来，在老茂看来，钱数又多，老茂这一急非同寻常，他素来心迟口钝，又兼是小人家骤然落魄，这搪债本领更是不娴，便窘得嘴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李三见他红涨了脸，连头也不肯抬。未免惹人动火，那肚中的酒倒撞上来。一声说：“喂，老爷子，你倒……”忽地一阵狂风吹来，雪花扑面，冷气刺鼻，李三倒噎一口凉气，忙拿袖子遮住脸。接着又喊：“大冷的天，您您别教我站在这里挨冻了，咱们走吧，上你家去吧。”

老茂嘴里咕哝了几句话，李三并未听清，紧紧追问。老茂半晌哼出一声道：“走到家也没有。”李三气了，结结巴巴嚷道：“那那那可不成，你跟我走吧。”揪住一只手，把老茂拉出店门。老茂一手拦着往后倒退，口中不住说：“三爷，三爷，您听我说。”一句话未了，李三往前猛一拉，老茂往后紧一挣。跟上地滑老茂腿脚不灵便，身子一晃，李三又一带，就站立不牢，翻扑在地。常言说，人穷则铤而走险，年老则视死如归，老茂却不是这样人。只因他生性憨直，下流拚命的举动做不出来。当下连急带愧，爬起来喘吁吁问道：“李三爷，我这大年纪，您干么摔我？……”李三一阵笑道：“摔着你！